

黑：羅納德（歐布萊恩家族）／紅：緹姐（瑞德懷斯家族）

卻說羅納德母親瑪琳娜三十五歲壽宴那夜，歐布萊恩莊園冠蓋相望、政權要角紛至沓來。對於年僅八歲的羅納德而言，他深知這場宴會不單僅為祝壽，檯面下政商利益更為重要，是以花了近一個月的時間，整頓禮儀、談吐外，不忘增閱見聞、解析軍政，只為不辱家族聲譽——縱使他表面如此，終究是為了自己。

歐布萊恩家族自古有訓：家族之人定為Alpha。像羅納德這種尚未判定，率先冠上歐布萊恩姓氏者純屬特例。據傳是因歐布萊恩純正血脈為金髮與藍紫異瞳，而羅納德恰好符合，以至於他的母親對羅納德將成為Alpha這點深信不疑，在眾族人的首肯下，使羅納德破例成為歐布萊恩一員。

而羅納德的兩位母親——瑪琳娜與蒂朵皆為Alpha，這組合在食古不化、宣揚Alpha至上的古老家族並不少見。為了生育，他們尋求密醫、不顧危險，就為了將所謂的「優良基因」繁衍下去。也因如此，瑪琳娜與蒂朵並非法定配偶，而羅納德自然成為私生子，法律僅認定他與瑪琳娜之間的母子關係——但這又如何？對於歐布萊恩家族、社會風氣而言，Omega遠比私生子低賤百倍。

宴會上，他跟隨兩位母親穿梭於典雅堂皇的交誼廳招呼賓客，並察覺出些許人士不懷好意，一心等著看八歲少年出醜、喪盡顏面。不料羅納德性格沉穩，面對諷刺話語、輕蔑言詞亦不為所動，反倒讚揚長者訓言有道，定會將長輩一番苦口婆心牢記於心，時刻警惕。找碴者聽聞幼者一言皆不多語，而羅納德見到那些人從不可一世轉為臉色鐵青，只覺好笑，不忘將之姓名、容貌其惡言牢記於心，靜候報復。

手中杯器約莫換三，羅納德才留意到廳中有兩名嬌小倩影，其中一位明顯年幼，若他沒有猜錯，他們是這場宴會僅有的三位孩童。每當羅納德想定睛眺望，不是母親不如他意，領著他見賓客，就是有祝賀者上前寒暄，陰錯陽差下，羅納德就算存有疑慮，卻不願為此誤了大事，不但沒將此事向母親提起，反倒認真接待貴客。

興許是羅納德的努力有所回報，母親這次將他帶領到兩位女性面前，而她們身邊站著先前瞥見的兩位孩童，不難猜想是孩子們的親屬。只見瑪琳娜啟口：「這位是海瑟·瑞德懷斯與卡蜜拉·瑞德懷斯。至於這孩子，想必兩位並不陌生。」

羅納德無法滲透其意，並且確信自己是初識對方，只道是歐布萊恩名聲浩大，且與瑞德懷斯家族為世交？說起瑞德懷斯，他自小便被灌輸兩家族交情長遠、相互扶持，實沒想到今日終於見著。

以上論點看似合理，但卻無從解釋瑪琳娜在提及兩位時，神情流露感激之情。「羅納德·歐布萊恩，十分榮幸能認識兩位夫人。」語落，他恭敬地在兩位手指前端行了吻手禮以表尊敬。期間，他清楚嗅出海瑟身上蘊含雪松木夾雜琥珀的香氣，立即知曉海瑟是位Alpha；至於信息素氣味不甚明顯的卡蜜拉，羅納德則是從她的右手確定為Beta。

「哎呀！真是個可愛的小紳士呢。」

十分喜愛孩子的卡蜜拉見到眼前的小男士如此有禮的模樣，不禁露出了溫暖的笑容，一邊對著身邊的兩位女性——羅納德的母親們稱讚，一邊輕柔地撫著羅納德的頭。

隨著瑞德懷斯兩夫妻來的兩個年幼的女兒——緹妲與蒂娜，也因為好奇著羅納德而湊近了 Beta 母親的身邊，一人一邊，倚著她的身子，帶著好奇的眼神望著對方。

一左一右兩個小姊妹，就像是可愛的精靈一般。

「一別數年，這孩子都已經這麼大了……這些年忙著家中諸多事情，沒法前來參加妳們邀請的各項宴會，真是不好意思。」

海瑟啟口，有磁性的嗓音帶著些許歉意說道。

在弗克汎恩中協助瑪琳娜與蒂朵完成人工受孕之後，海瑟與卡蜜拉不斷追蹤蒂朵的懷孕狀況直至她順利生產並養好產後的身子，說是全程陪伴也不為過，畢竟 Alpha 性別在生理的構造上是不易也不適合受孕，必須得好好地照護，一有閃失可能就會流產，甚至會對母體造成負面影響與傷害。

因為其家族的私人因素與兩、三個世紀的世交關係，海瑟勢必是會伸出這援手的，畢竟在更早之前，她的母親、她的祖母、她的曾祖母……就已經在為歐布萊恩家族處理這樣的事情。

而瑪琳娜與蒂朵所生的孩子，就是眼前的這位相貌、禮儀都得體的小紳士——羅納德·歐布萊恩。

就在羅納德出生後不久，卡蜜拉也懷孕了，家族裡想要拓展的部分也變得廣泛，海瑟協助著母親一起處理這些事宜，一面照顧著伴侶，與歐布萊恩家便僅以電子郵件、電話聯繫，其他的就是些藥劑類物品的支援。

「我與卡蜜拉也有了兩個女兒，趁這次參加宴會帶來跟妳們見面。」

說著，海瑟伸出手，示意兩個女兒來到自己身邊。

「大的這個是緹妲，年紀小羅納德一些，今年七歲；小的這個是蒂娜，今年五歲。」

緹妲一頭俐落的包柏頭髮型，穿的是紳士般的深色套裝，就像個有著精緻臉蛋的小男孩，她鞠躬行禮，開口問好。

「兩位夫人好，我是緹妲。」

妹妹蒂娜綁著兩個捲髮馬尾，身著粉色的小禮服，在姐姐的引領之下，雙手拉起了裙子，微蹲跟著行禮。

「我是蒂、蒂娜。」

稚嫩的童音由蒂娜的小嘴裡傳出，她的小手立刻放下了裙子並緊緊地牽住了緹姐的，然而注意力早就不知道被什麼新奇玩意兒給吸走了，一雙靈活的眼珠子轉呀轉的，那聲自我介紹像是無意識說出的。

瑪琳娜看著兩位標緻的小淑女，不住微笑，口吻感嘆：「不愧是瑞德懷斯之人，禮儀得體、落落大方，教得真好——唉，時間過得真快，好似昨天才叨擾兩位……」瑪琳娜話語戛然而止，想起在弗克汎恩協助下，親手抱起新生兒的剎那感動。無奈黑醫之行不得張揚，只好點到為止，不再多言。

而羅納德的另一位母親蒂朵隨之啟口：「我們都知道彼此家務繁重，就算無法時常相見，心卻是繫在一塊的，毋須道歉。若真要說，我們才多受照顧。」在城府遊戲內，蒂朵顯得弱勢，出身平凡的她，不諳其中規矩，是以交際場合皆由瑪琳娜全權負責，蒂朵淪為陪笑。而這一番話卻是蒂朵的肺腑之言，也是今日她所說的第一句話。

在家長寒暄之際，羅納德將視線瞅往緹姐與蒂娜，卻不會使人不適，他鮮少與同儕交際，一時間也不知該說些甚麼。緹姐與羅納德髮色極為相似，而她眉目清秀配上俊俏套裝，若不明說，羅納德定會以為她和自己同為男性。

而說到蒂娜，羅納德認為比起緹姐，蒂娜明顯未有參與權利爭鬥的自覺，對此羅納德並無厭惡，反倒忖思起「正常」的孩童究竟是像自己這般，抑或蒂娜？

「下次、再拜託妳們了。」瑪琳娜這句話使羅納德的視線再次轉到雙方家長身上，他未聞上句，自是對下文一知半解——到底是甚麼要事，會讓母親如此低聲下氣、有求於人？羅納德委實無法揣測。

海瑟聞言，一瞬間若有所思，雖然帶著微笑表情上看不出什麼異樣，但眼神中卻閃過一抹憂心。

她往前跨了一小步，將自己的嘴唇湊近了瑪琳娜的耳邊，以其他人聽不見的音量囑咐著一些要事。

沒人發現，緹姐牽著蒂娜的小手，卻無聲地注意著。

她聽到了瑪琳娜所說的，也察覺到母親海瑟眼裡那一瞬間的擔憂，只是她不知道為什麼，小眼珠子下移，很快地轉移注意力，放在了面前的男孩身上，她看到他也在注意著自家與他家母親的悄悄對話，意識到他也與自己一樣好奇，不禁就讓她覺得些許有趣而這麼直直地盯著對方。

「姐姐、緹姐……」

蒂娜搖了搖自己被姐姐握住的手，成功地將緹姐的注意力拉了回來，小女孩示意著姐姐彎腰，學著自己的母親，咬著姐姐的耳朵。

「……這裡好無聊，我想回家，我想跟 Halloween（萬聖節）牠們玩。」

緹姐彎下身便聽到蒂娜在自己的耳邊用氣音說著，輕笑出聲，同時也注意到羅納德望向這裡的目光，她迎向男孩的視線，伸起了小手朝他揮了揮。

察覺孩子間的可愛交流，蒂朵將雙手按上羅納德肩膀，輕聲道：「不如帶兩位淑女四處逛逛？相信她們會喜歡威士忌的。」羅納德聽聞威士忌三字，眼睛登時一亮，不掩期待。料想海瑟與卡蜜拉知曉威士忌並非醇酒，而是頭穩重巨犬，是以無出聲反對。

「那是當然。」被母親託付重任，羅納德不忘整飭領面，神色驕傲朗道：「請！」他將疑惑拋諸腦後，並向兩位姊妹欠身，示意帶領她們另尋趣味。能在這無聊的宴局找威士忌玩樂自然甚好，羅納德亦將世交之事惦記於心，不敢怠慢。

瑪琳娜輕搖酒杯，讓瓊漿在玻璃與光線襯托下更為晶透，好似那一雙詭計多端、閃爍耀眼的異瞳，她悠然啟口，喜道：「將來他們也會像我們這般相視莫逆，當然要讓他們藉這個機會相互了解。」然而她對於方才蒂朵所言，雖感詫異，卻無表露。瑪琳娜知道蒂朵以此為由支開孩子，於心贊同，口吻喃道：「畢竟羅納德未來也會找到心儀的Alpha啊……」

那句話若有似無。語氣未落，氣勢一轉，瑪琳娜抬起纖指，指向宴廳中最为奪目的水晶吊燈，說道：「——我們去看看那個？」不難看出廳中吊燈皆為名匠之作，全廳共近十盞，以主燈為中心環繞排列。卻說主燈直徑一米五、高達兩米，氣勢稱頭，在挑高廳間顯得格外貴氣，結構分為五層，下大上小，全為手雕水晶所製。若遠觀，它猶如覆冰瑰寶；近觀之，潔白晶透巧奪天工，切割之處計算精密，使水晶燈折射光耀，於頂端呈現閭鴉展翅——正是歐布萊恩家族象徵。

「這些吊燈……真的是……美得教人讚嘆……」

說著，深綠色的眼眸中映入了由天花板墜下、那些裝飾極為華麗晶亮的水晶吊燈，海瑟舉起了手中的酒杯，淺嘗了一口。

以往都只是從電子郵件傳來的照片觀看這些燈飾，現在實體就在眼前，便深深覺得那些照片遠遠不及這真實的感動。

不曾見面的這八年裡，每一年都收到了來自眼前兩位美麗女性的各項家族活動邀約，都不克前來，雖然交情甚好，也知道對方並不會在意這種小節，卻還是抵不過心裡那些莫名產生的人情壓力，家具、裝飾品、名酒……等等，偶爾會隨著每次的補給一同送上。

這幾座水晶吊燈便是依照歐布萊恩家的需求特別訂製的，對於這項精美到不行的重要禮物，海瑟無暇處理，便交由卡蜜拉接手，當初在手工製作這幾座吊燈時，她幾乎是全程緊盯著施工狀態，不允許有任何差池，只為能給歐布萊恩家最好的。

就連之後的相關服務也全都派人安排妥當。

現在少說也三、四年過去，除了定期請人檢查安全性問題與保養外，燈飾的外觀看起來仍是跟照片中的模樣一般無二，想必一定被照顧得很妥善。

「畢竟這些吊燈質量精良、匠心獨具，不僅外觀雅緻，連後續維護也一併兼顧，手續簡潔，並沒想像中的繁瑣，可說是內外兼具——這一切還要感謝兩位呢。」瑪琳娜見過不少奇貨，眼光甚高，當她初見水晶吊燈亮起之際，便打從心底愛上這盞兼具美學與實用的藝術品，立即撥通電話，以表謝意。

卡蜜拉聞言，與自己的愛侶相望，伸出了手摟住對方的腰際，依偎在海瑟的懷裡，隨後望向瑪琳娜與蒂朵，露出了最溫暖、美麗的笑容，漾出了一臉幸福。

「很高興妳們喜歡。」



羅納德帶領瑞德懷斯姊妹步出宴會廳，穿越由藝術圖框、雕石所妝點的長廊，直至喧囂趨於寧靜，他敞開黑檀木大門，來到另一處廳房。房內擺設與宴廳相較之下顯得樸實，卻不失格調，色調以鵝黃為主、靄白為輔，十分舒適柔和，使人心曠神怡。

一名僕傭正坐於沙發替巨犬梳毛，而巨犬則是橫躺沙發，頸部戴著鑲有寶石的蕾絲蝴蝶結，享受的打起鼾來，連有人進房都渾然不覺，反倒僕傭一見羅納德，便倏地起身，恭敬行禮，在接獲羅納德所託後，欠身離去。

「向兩位介紹，這是威士忌！」當羅納德提及愛犬，登時若判兩人，和一般八歲兒童別無二致，他坐上沙發，輕撫著名為威士忌的聖伯納犬，眼底滿是溺愛。威士忌似是半夢半醒，僅是動動鼻頭嗅聞，連眼都沒睜開，舒服的呼出鼻息。

「哇啊！好大的狗狗！」

對動物十分喜愛的蒂娜一看到威士忌便立刻丟開了姐姐的手，三步跨做兩步，開心地想將眼前體積比她還大的狗兒擁入懷中。

緹姐見狀，很快地又抓住了妹妹的手並用雙臂圈住了那小小身軀，阻止她如此唐突的舉動，若是因此嚇到了狗兒更不好了。

「蒂，小聲點，要有禮貌，威士忌正在睡覺呢。」

雖然自己喜歡動物的程度並不遜於妹妹，但畢竟跟這隻巨大的狗兒還尚不熟識，雖然牠在羅納德的手下是溫馴的，卻也不能保證對待外人也是同一個模樣。



她知道蒂娜的喜悅感，她明白妹妹看到威士忌的那種開心的感覺，那些高興的感覺……是乘倍的。

因為幾個月前發生的那件事……

緹姐較為年長一些，自然禮儀是更加得體，她帶著微笑看著羅納德與威士忌的互動，摟緊的手下意識地想要保護懷中年幼的妹妹。

蒂娜聞言，很快地安靜了下來，但晶亮眼中的那股好奇卻一點也沒因此而減弱，翠綠色的眸子看了看威士忌、又看了看羅納德，最後轉側了身子，看向摟著自己的姐姐。

「緹姐、緹姐，姐姐，我能不能跟牠玩？」

五歲的小女孩語畢望著姐姐的臉，而緹姐也沒正面回覆她的問話，半晌，兩姊妹很有默契地同時轉頭看向坐在沙發上的那位小紳士——羅納德。

「當然！有何不可？」羅納德寸步未移，以雙手環上威士忌，像抱一個絨毛玩偶般，大力蹭了一下，又道：「不過牠很會掉毛就是了。」鬆手後，他猶似炫耀勳章的軍人般，敞開雙手，向姊妹展示他沾染狗毛的黝黑西裝，神色不見厭惡，反倒愉悅。

突地，他像是想起甚麼，斂起天真，正經道：「雖然彼此知道名字，但我尚未向淑女們親口述說，是我失禮——羅納德·歐布萊恩，很高興能認識兩位。」畢竟方才羅納德僅向瑞德懷斯女士自介，對此他總有些過意不去，禮儀教誨驅使下，決定正式向姊妹倆自介。

羅納德的話與跟大狗的互動，像是開啟一道閘門開關，蒂娜聽到便掙脫了姐姐懷抱的手，發出了銀鈴般的笑聲，開心地張開了小小的雙臂，一把擁上了眼前巨大狗兒的脖頸，絲毫不在意牠是否會掉毛或者其他，以小臉磨蹭著威士忌的頭，然後有一句、沒一句地跟牠對話，好像這小女孩跟狗兒本來就很熟識一樣。

緹姐見狀，緩緩地放鬆了稍微緊繃的身子，走向前去，靠近了威士忌，伸出小手撫了撫牠的頭。

「緹姐·瑞德懷斯，她是我妹妹，蒂娜。」

沒有像羅納德這麼正式地介紹自己，緹姐始終帶著微笑，輕聲地，用男孩聽得見的音量，再次地為自己與蒂娜做了簡短的介紹，以比較輕鬆的方式。

那抹漂亮的弧度飄上她粉色飽滿的嘴唇上，在那精緻小巧的臉龐上更加吸引目光。

「威士忌很溫馴呢。」

緹姐知道，其實很多狗兒、貓兒都對像自己這樣的孩童感到害怕，自己較為年長，也需要更加懂事，自然不會唐突地去觸碰宅邸主人家的寵物。

而蒂娜喜愛動物，自小也學著要控制力道，緹姐知道她不會過度用力而傷害到威士忌，然而巨大狗兒的表情也沒有一絲擔憂的神情，老神在在的悠閒模樣，似乎早就知道蒂娜與自己並不會造成任何威脅。

聽聞緹姐如此稱讚威士忌，羅納德點頭如搗蒜，附和道：「因為威士忌從小就跟我生活在一起，而且聖伯納個性沉穩，加上宅邸僕人又多，用訓犬術語就是社會化十分足夠吧。」他想起訓犬師曾說過的話，便照本宣科的向姐妹解釋。

語落，羅納德似是別有心機，自顧自地說起自己和威士忌的往事：原來威士忌是羅納德三歲時，母親們所贈的生日賀禮。他雖出生富裕，坐擁金山，卻不曾真正擁有甚麼。自出生起，他就是個演員，按照劇本指示完美詮釋羅納德·歐布萊恩這個角色。

羅納德·歐布萊恩不需要像個孩子、也不能像個孩子，他必須知書達禮、禮儀俱足、止於至善，以符合大眾對於歐布萊恩姓氏的印象，縱使年歲尚幼，亦得遵守。曾幾何時，羅納德將一切視為「正常」，直至他見到威士忌才稍稍有了轉變。

三歲生日宴會上，他將滿足月的威士忌摟在懷裡，感受濕潤犬鼻呼出氣息的瞬間——他猶獲新生。

生命！令人驚嘆且充滿朝氣——多了一位脫線演員的劇本，不再千篇一律，羅納德每天總會期待威士忌將帶來何種鬧劇，即使母親為此動怒他仍樂此不疲，並將威士忌視為摯友及精神寄託。

「——我從未哀怨被剝奪的自由，反倒認為正因如此，我才能和威士忌相遇。」羅納德嘴上說得輕鬆，異瞳卻流露戾氣，稚氣蕩然無存。他會向姊妹說起往事，全是看在「世交」二字，且對相視莫逆一詞甚是猜疑，並忖思自己已展現誠意，對方又會如何待之？

他解開西裝，將之掛上衣架，並露出穿著於內的吊帶，正因此物，使他長褲筆直，有條不紊。只見羅納德嘴角微揚，一臉和善，語氣卻充滿心計，望著緹姐，緩道：「那妳願意和我分享妳的故事嗎？或者我該過問——弗克汎恩的淑女們？」

靜靜地聽完羅納德分享更年幼時、與威士忌互動的故事，緹姐覺得十分有趣，也非常能夠瞭解這隻大狗對於男孩的非凡意義，直到聞見了最後那句話的一串關鍵字，晶亮眼眸不自覺地睜大了些，直勾勾地回望著羅納德，凝視著那雙也正盯著自己的異色眼瞳，粉色唇邊的弧度仍是不減。

那個名字、那個地方、那棟建築物……是家族裡的秘密，一個……不為一般人所知的……「秘密」。

時間似乎被靜置了，只有耳邊不斷傳來蒂娜與威士忌遊玩的嘻笑聲音。

幾秒過去，緹姐緩緩地眨了眨眼睛，笑著咬了咬下唇，望著羅納德的藍綠眼眸瞬間變得銳利，然後緩緩開口。

「……其實，我不是很明白，母親口中所謂的『世交』是什麼樣程度。不過……我想，那一定是個可以讓羅納德說出『那個名字』的深度吧……」

七歲的女孩向前走動了一、兩步，站在羅納德的身前，微微轉了小臉，目光放在遠處的落地窗上。

「幾個月前，家中有一隻黑貓去世了，那是我跟蒂娜養的第一隻寵物，我們都很傷心……尤其是蒂娜，甚至為此不好好吃飯，哭鬧了好幾天。」

頓了頓，緹姐繼續啟口。

「後來某一天，蒂娜終於不哭了，因為母親們帶了三隻、帶了更多的純黑色的幼貓回來。妹妹她非常開心，並用了幾個節日的名稱為牠們取名，也以一樣的方式疼愛牠們……看著蒂娜愛憐那些幼貓的模樣，在我眼裡都是理所當然的……」

女孩將放在遠處的目光收回，微微仰頭再次回望男孩那雙美麗的異色，又拉近了些距離，嘴唇湊近了他的耳畔邊。

「因為，牠們都是從那隻已過世的貓的基因複製來的……」

語畢，拉開距離，緹姐始終是那抹微笑。

就如同她與所有人保持的固定距離，沒有更近，也沒有更遠，就這麼靜靜地、默默地，維持著。

「蒂娜現在應該還不能明白，所以母親們並沒有特別跟她說明這件事，只對我說了。不過在她們說出來之前，我已經猜測到了。而我想，羅納德一定也知道我說這些話的意思……因為，我能夠明白……威士忌對你的重要性。」

這兩個孩子的聲音稚嫩，對話聽起來卻是那樣的成熟、那樣的世故，就像是被錯置在幼童的身軀裡成年人，嘴裡吐出的話語並不像是他們的年紀該說出的。

緹姐一直都是個聰明過人的孩子，智商比同齡的孩子都要來的高上許多，性格自小沉穩、內斂，不吵不鬧，不出鋒頭，是個不需要讓兩位母親操心的女兒。

會這樣說話的緹姐是不常見到的，只因為她很懂得「扮演」一個符合自己年紀的孩子，她知道，她得要以這樣的優勢去觀察身邊的人事物，並且有能力可以比其他的孩子懂得更多、更透徹……更加懂得人性——不論是光明面，亦或是黑暗面。

縱使這件事情不該是她的年齡所需要承擔的。

她必須以這樣的特點當作無形的武器，保護好自己與蒂娜，無時無刻，就算她們兩人都不在母親們的身邊，也必須。

但，這又不禁令人思索，會是什麼樣的教育、生活環境或遭遇，能令他們——緹姐與羅納德——變得如此？



緹姐話語方落，敲門聲卻接續響起。僕傭推著小型雅緻推車進到房內，並向眾人欠身，推車上擺滿佳餚與糕點，不忘備有洗手盆，只見傭人小心翼翼將盆水遞至羅納德面前，恭敬捧起他的雙手，沾上皂液後，將之侵入水中直至清淨，再以毛巾拭去水氣。

在僕傭服侍結束後，羅納德再次遣下，房內登時又剩三人一犬。食物的香味吸引了威士忌，牠睜開渾圓雙眼，不斷抖動大鼻，張開大嘴，口水直流，卻又礙於被蒂娜所擁不敢輕舉妄動，只能滿心期待的望著羅納德，訴說祈願。

羅納德惦記緹姐所言，知曉有些事對蒂娜而言甚是過早，便兀自從白瓷盤中拿了一塊燕麥餅乾，走往威士忌與蒂娜，並將餅乾置於威士忌鼻頭上方，不忘對著蒂娜露出笑靨，道：「威士忌她說想和蒂娜玩個遊戲，那就是在妳說可以吃之前，威士忌是不會吃的。」這說法成功讓蒂娜將注意力全集中在威士忌上頭，而威士忌則緊盯餅乾，甚至將圓瞳擠成了鬥雞眼，也在所不惜。

將手中殘屑擦拭後，他來到緹姐身邊，伸出右手，掌心朝上，等待著緹姐。她的回應並無讓羅納德失望，雙手交疊之際，羅納德引領緹姐來到水盆，待她兩手覆上掌心，便以左手撈起清水，一面輕道：「請原諒我的試探。」

水珠沿順緹姐纖指滴落盆內，毫無聲響，不見區別，些微濕潤卻助長皂液，將她那雙潔白雙手埋於泡沫之下，瀰漫著淡雅清香。「自從母親和我提起弗克汎恩，我便一直想著基因複製的事，沒想到真的可行……只要我還活著，威士忌就一定要在我身邊……」羅納德並未瞅著緹姐，反倒細心、輕柔地替她洗淨疫菌，語氣滿是興奮，吐露畸想。

關於「世交」程度，兩位孩子對此所知應相去不遠，突地，羅納德想起瑪琳娜曾提及幼時向海瑟宣誓諾言，作為傳承儀式。思及此，他朗道：「我、羅納德以歐布萊恩之名發誓，未來一定會盡我所能，協助、保全緹姐、蒂娜與弗克汎恩，並且堅守秘密，至死不渝。」話落，他已將纖手拭乾，並於指節落下一吻。

這「世交」的關聯，也許是現在、直至未來，都會是種緊緊糾纏的羈絆，就如同他們兩人的雙親、他們的祖父母……一直以來都對彼此那樣的忠誠，時間維持那樣的久遠。

「……緹姐·瑞德懷斯，將會給予羅納德任何形式的支持，直至你不再以誠相待、失去信用的那日。」

七歲的女孩以單手抬起了羅納德的臉龐，僅以只有男孩聽得見的音量訴說著那像是誓言一般的話語。

語落，她豐滿的嘴唇也隨之而落，輕輕地觸碰了羅納德的唇角。

那是個微妙的位置，唇角。

既不是嘴唇，也不是臉頰，不那麼親近，也不這麼疏遠，正如同緹姐給人的感覺。

濕潤的氣息帶著柔軟的觸感，相似的木質氣味在此刻變得稍微濃郁，他們彼此都還沒發現，原來那些味道、那些木質氣味，也來自於對方。

他們只是兩個不至十歲的孩子，不帶有任何情慾，僅僅只是依照最原始的本能表示信賴與友好，緹姐是，羅納德也是。

優雅地退開身子，七歲女孩的唇邊……仍是那一抹微笑。

很美，很美，卻令人摸不透那弧度的距離。

「緹姐！不要、不可以！」

蒂娜突如其來的叫喊聲在瞬間立刻抓走了緹姐與羅納德的注意力，不禁因此而嚇了一跳，只見那五歲的小女孩立刻放開了懷中的大狗兒，直直快步撲向姐姐的懷中，摟著她的肩頸，像是發條壞了的人偶，不受控的猛親吻緹姐的嘴唇與臉頰。

「人家也要，緹姐，親親！親我嘛……」

妹妹的童言童語，想必剛剛自己親吻羅納德的模樣被她真切地看見了，那吃醋討吻的可愛模樣讓緹姐開懷地笑了，只好依照懷中女孩的請求，同樣落了幾個吻在她的小臉上，而蒂娜也滿足地輕笑出聲，緊緊摟住姐姐的身軀。

彷彿剛剛那種眼神銳利的模樣是個幻覺，緹姐又回到了她該有的樣子。

一個七歲的孩子該有的樣子。

姊妹情深的模樣使羅納德不禁失笑，他望向威士忌，赫見威士忌已吃起餅乾，並發出喀滋聲響，垂涎之餘不忘混著餅乾屑，料想是蒂娜鬆手之際，威士忌趁虛而入。「手足之情真教人羨慕。」羅納德對此有感而發，下秒，他卻對自己道出這話深感詫異。

他——在期待手足？

羅納德從未思考過這個問題，思緒登時大亂，縱使他不解何謂母愛，毫無被剝奪寵愛的慌恐，心底卻對此產生抗拒。Alpha身體結構本就不利生產，風險極大，若順利安產，又怎能保證這孩子一定是Alpha？至此，羅納德不住蹙眉，卻忽地想起家訓：「家族之人定為Alpha。」思及此，似母須耽心，便不自擾。

「對了，妳們對未來有什麼想法嗎？」他重振精神，向姊妹問道。羅納德對此問題並未留心，僅是想找個話題轉移注意力，免得讓緹姐注意到自己的異樣。畢竟在與緹姐的對談中，羅納德知曉她的觀察力和自己不分伯仲，生怕讓緹姐抓到把柄，貽笑大方。

他記得緹姐朱唇微啟，嘴角勾勒絕美弧度，卻怎麼也記不起緹姐說了些甚麼，蒂娜亦是如此，僅有畫面，似極音軌損毀的影片，不顧羅納德的意願，持續撥放。最終，輪到羅納德回答，音效卻登時轉好，只見他與方才失措截然不同，朗道：

「抱歉，我不是這場遊戲的玩家——」

「是贏家。」



沉冗咳嗽聲迫使羅納德從夢中驚醒，時隔多年，羅納德已遷居另處莊園，並無與雙親生活，夢境卻宛如使他存於過往，切實如真。他朝擺放於床頭的骨董鐘瞅了一眼，正好凌晨三點。做了一場長夢後，他備感疲倦，便將手掩上臉搓揉眉頭，疑惑為何會夢到和緹坦姊妹初識的場景。

況且提及「手足」二字，羅納德忽覺作嘔感一擁而上，連帶將塵封記憶炸裂併出，強劇思路，貼心為他複習那段再也不願回憶的夢魘。痛心悲慟、傷憶斷臆皆不足以形容羅納德現下心境，宛若失神，口中喃喃，不斷覆詠：「不是我的錯、不是我的錯——」

劇烈斷結氣音歇止惶惑。咳嗽聲再次傳入羅納德耳中，他於心一凜，急忙拿起木几上的藥粉，參入水中與之攪和，爾後走向睡於毛毯、咳嗽不止的威士忌。「這隻」威士忌已有十三歲高齡，健康每況愈下，不只心臟衰弱、嗽聲不歇，關節也逐漸退化，對此羅納德甚是耽心。

替威士忌餵食舒緩藥物後，羅納德環上牠那毛絨溫暖的頸間，神情不捨，淡道：「妳會一直陪著我對吧，我們說好的……」藥效驅使下，威士忌嗽音漸緩，不一會便沉沉睡去。見此，羅納德稍稍懈心，一面輕撫牠的頭，一面忖思天明便帶威士忌回診，順道與緹坦談論詭譎夢境。

---